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序 江河

张晓风

一 一个叫穆伦·席连勃的蒙古女孩

猛地，她抽出一幅油画，逼在我眼前。

“这一幅是我的自画像，我一直没有画完，我有点不敢画下去的感觉，因为我画了一半，才忽然发现画得好象我外婆……”

而外婆在一张照片里，照片在玻璃框子里，外婆已经死了十三年了，这女子，何竟在画自画像的时候画出了记忆中的外婆呢？那其间有什么神秘的讯息呢？

外婆的全名是宝尔吉特光濂公主，一个能骑能射枪法精准的旧王族，属于吐默特部落，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她老跟小孙女说起一条河，（多象《根的故事》！）河的名字叫“西喇木伦”，后来小女孩才搞清楚，外婆所以一直说着那条河，是因为一个女子的生命无非就是如此，在河的这一边，或者那一边。

小女孩长大了，不会射、不会骑，却有一双和开弓射箭等力的手，她画画。在另一幅已完成的自画像里，背景竟是一条大河，一条她从来没有去过的故乡的河，“西喇木伦”，一个人怎能画她没有见过的河呢？这蒙古女子必然在自己的血脉中听见河水的淙淙，在自己的黑发中隐见河川的流泻，她必然是见过“西喇木伦”的一个。

事实上，她的名字就是“大江河”的意思，她的蒙古全名是穆伦·席连勃，但是，我们却习惯叫她席慕蓉，慕蓉是穆伦的译音。

而在半生的浪迹之后，由四川而香港而台湾而比利时，终于在石门乡村置下一幢独门独院，并在庭中养着羊齿植物和荷花的画室里，她一坐下来画自己的时候，竟仍然不经意的几乎画成外婆，画成塞上弯弓而射的宝尔吉特光濂公主，这其间，涌动的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呢？

## 二 好大好大的蓝花

二岁，住在重庆，那地方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金刚坡，记忆就从那里开始。似乎自己的头特别大，老是走不稳，却又爱走，所以总是跌跤，但因长得圆滚倒也没受伤。她常常从山坡上滚下去，家人找不到她的时候就不免要到附近草丛里拨拨看，但这种跌跤对小女孩来说，差不多是一种诡秘的神奇经验。有时候她跌进一片森林，也许不是森林只是灌木丛，但对小女孩来说却是森林，有时她跌跌撞撞滚到池边，静静的池塘边一个人也没有，她发现了一种“好大好大蓝色的花”，她说给家人听，大家都笑笑，不予相信，那秘密因此封缄了十几年。直到她上了师大，有一次到阳明山写生，忽然在池边又看到那种花，象重逢了前世的友人，她急忙跑去问林玉山教授，教授回答说是“鸢尾花”，可是就在那一刹那，一个持续了十几年的幻象忽然消灭了。那种花从梦里走到现实里来。它从此只是一个有名有姓有谱可查的规规矩矩的花，而不再是小女孩记忆里好大好大几乎用仰角才能去看的蓝花了。

如何一个小孩能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池塘边窥见一朵花的天机，那其间有什么神秘的召唤？三十六年过去，她仍然惴惴不安的走过今春的白茶花，美，一直对她有一种蛊惑力。

如果说，那种被蛊惑的遗传特质早就潜伏在她母亲身上，也是对的。一九四九，世难如涨潮，她仓促走避，财物中她撇下了家传宗教中的重要财物“舍利子”，却把新做不久的大窗帘带着，那窗帘据席慕蓉回忆起来，十分美丽，初到台湾，母亲把它张挂起来，小女孩每次睡觉都眷眷不舍的盯着看，也许窗帘是比舍利子更为宗教更为庄严的，如果它那玫瑰图案的花边，能令一个小孩久久感动的话。

## 三 十四岁的画架

别人提到她总喜欢说她出身于师大艺术系，以及后来的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皇家艺术学院，但她自己总不服气，她总记得自己十四岁，背着新画袋和画架，第一次离家，到台北师范的艺术科去读书的那一段、学校原来是为训练小学师资而设的，课程安排当然不能全是画画，可是她把一切的休息和假期全用来作画了，硬把学校画成“艺术中学”。

一年级，暑假还没到，天却炎热起来，别人都乖乖的在校区里画，她却离开同学，一个人走到学校后面去，当时的和平东路是一片田野，她怔怔的望着小河兀自出神。正午，阳光是透明的，河水是透明的，一些奇异的倒影在光和水的双重晃动下如水草一般的生长着。一切是如此喧哗，一切又是如此安静，她忘我的画着，只觉自己和阳光已混然为一，她甚至不觉得热，直到黄昏回到宿舍，才猛然发现，短袖衬衫已把胳膊明显的划分成

棕红和白色两部分。奇怪的是，她一点都没有感到风吹日晒，唯一的解释大概就是那天下午她自己也变成太阳族了。

“啊！我好喜欢那时候的自己，如果我一直都那么拼命，我应该不是现在的我。”

大四，国画大师傅心畬来上课，那是他的最后一年，课程尚未结束，他已撒手而去。他是一个古怪的老师，到师大来上课，从来不肯上楼，学校只好将就他，把学生从三楼搬到楼下来，他上课一面吃花生糖，一面问：“有谁做了诗了？有谁填了词了？”他可以跟别人谈五代官制，可以跟别人谈四书五经谈诗词，偏偏就是不肯谈画。

每次他问到诗词的时候，同学就把席慕蓉推出来，班上只有她对诗词有兴趣，傅老师因此对她很另眼相看。当然也许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他们同属于“少数民族”，同样具有傅老师的那方小印上刻“旧王孙”的身分。有一天，傅老师心血来潮，当堂写了一个“璞”字送给席慕蓉，不料有个男同学斜冲出来一把就抢跑了。当然，即使是学生，当时大家也都知道傅老师的字是“有价的”，傅老师和席慕蓉当时都吓了一跳，两人彼此无言的相望了一眼，什么话也没说。老师的那一眼似乎在说：“奇怪，我是写给你的，你不去抢回来吗？”但她回答的眼神却是：“老师，谢谢你用这么好的一个字来形容我，你所给我的，我已经收到了，你给我那就是我的，此生此世我会感激，我不必去跟别人抢那幅字了…”

隔着十几年，师生间那一望之际的千言万语仍然点滴在心。

#### 四 当别人指着一株祖父时期的樱桃树

在欧洲，被乡愁折磨，这才发现自己魂思梦想的不是故乡的千里大漠而是故宅北投。北投的长春路，记忆里只有绿，绿得不能再绿的绿，万般的绿上有一朵小小的白云。想着、想着，思绪就凝缩为一幅油画。乍看那样的画会吓了一跳，觉得那正是陶渊明的“停云，思亲友也”的“图解”，又觉得李白的“浮云游子意”似乎是这幅画的注脚。但当然，最好你不要去问她，你问她，她会谦虚的否认，说自己是一个没有学问没有理论的画者，说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直觉的画了出来。

那阵子，与法国断交，她放弃了向往已久的巴黎，另外请到两个奖学金，一个是到日内瓦读美术史，一个是到比利时攻油画，她选择了后者，她说，她还是比较喜欢画画。当然，凡是有能力把自己变成美术史的人应该不必去读由别人绘画生命所累积成的美术史。

有一天，一个欧洲男孩把自家的一棵樱桃树指给她看：

“你看到吗？有一根枝子特别弯。你知道树枝怎么会弯的？是我爸爸坐的呀！我爸爸小时候偷摘樱桃被祖父

发现了，祖父罚他，叫他坐在树上，树枝就给他压弯了，到现在都是弯的。”

说故事的人其实只不过想说一段轻松的往事，听的人却别有心肠的伤痛起来，她甚至忿忿然生了气。凭什么？一个欧洲人可以在平静的阳光下看一株活过三代的树，而作为一个中国人却被连根拔起，“秦时明月汉时关”，竟不再是我们可以悠然回顾的风景！

那愤怒持续了很久，但回台以后却在一念之间涣然冰释了，也许我们不能拥有祖父的樱桃树，但植物园里年年盛夏如果都有我们的履痕，不也同样是段世缘吗？她从来不能忘记玄武湖，但她终于学会珍惜石门乡居的翠情绿意以及六月里南海路上的荷香。

## 五 骠悍

“那时候也不晓得怎么有那么大的勇气，自己抱着上五十幅油画赶火车到欧洲各城里去展览。不是整幅画带走，整幅画太大，需要雇货车来载，穷学生哪有这笔钱？我只好把木框拆下来，编好号，绑成一大扎，交火车托运。画布呢？我就自己抱着，到了会场，我再把条子钉成框子，有些男生可怜我一个女孩子没力气，想帮我钉我还不肯，一径大叫：‘不行，不行，你们弄不清楚你们会把我的东西搞乱的！’”

在欧洲，她结了婚，怀了孩子，赢得了初步的名声和好评，然而，她决定回来，把孩子生在自己的土地上。知道她离开欧洲跑回台湾来，有位亲戚回台小住，两人重逢，那亲戚不再说话，只说：“咦，你在台湾也过得不错嘛！”

“作为一个艺术家当然还是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好。”她说这句话的时候人在车里，车在台北石门之间的高速公路上，她手握方向盘，眼睛直朝前看而不略作回顾。

“他开车真‘骠悍’，象蒙古人骑马！”有一个叫孙春华的女孩子曾这样说她。

骠悍就骠悍吧！在自己的土地上，好车好路，为什么不能在合法的矩度下意气风发一点呢？

## 六 跟荷花一起开画展

“你的画很拙，”廖老师这样分析她：“你分明是科班出身（从十四岁就在苦学了）！你应该比别人更容易受某些前辈的影响，可是，你却拒绝所有的影响，维持了你自己。”

廖老师说的对，她成功的维持了她自己，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不喜欢前辈画家。相反的，正是因为每一宗每一派

都喜欢，所以可以不至于太迷恋太沉溺于一家。如果要说起她真的比较喜欢的画，应该就是德国杜勒的铜版画了。她自己的线条画也倾向于这种风格，古典的、柔挺断却根根清晰分明似乎要一一“负起责任”来的线条，让人觉得仿佛是从慎重的经籍里走出来的插页。

“我六月里在历史博物馆开画展，刚刚好，那时候荷花也开了。”

听不出她的口气是在期待荷花？抑是画展？在荷花开的时候开画展，大概算是一种别致的联展吧！

画展里最重要的画是一系列镜子，象荷花拨出水面，镜中也一一绽放着华年。

## 七 千镜如千湖，千湖各有其鉴照

“这面镜子我留下来很久了，因为是母亲的，只是也不觉得太特别，直到母亲从外国回来，说了一句：‘这是我结婚的时候人家送的呀！’我才吓了一跳，母亲十九岁结婚，这镜子经历多少岁月了？”她对着镜子着迷起来。

“所谓古董，大援款是这么回事吧，大概背后有一个细心的女人，很固执的一直爱惜它，爱惜它，后来就变成古董了。”

那面小梳妆镜暂时并没有变成古董，却幻成为一面又一面的画布，象古神话里的法镜，青春和生命的秘钥都在其中。站在画室中一时只觉千镜是千湖，千湖各有其鉴照。

“奇怪，你画的镜子怎么全是这样椭圆的、古典的，你没有想过画一长排镜子，又大又方又冷又亮，舞蹈家的影子很不真实的浮在里面，或者三角组合的穿衣镜，有着‘花面交相映’的重复。”

“不，我不想画那种。”

“如果画古铜镜呢？那种有许多雕纹而且照起人来模模糊糊的那一种。”

“那倒可以考虑。”

“习惯上，人家都把画家当作一种空间艺术的经营人，可是看你的画读你的诗，觉得你急于抓住的却是时间。你怎么会那样迷上时间的呢？你画镜子、作画荷花、你画欧洲婚礼上一束白白香香的小苍兰，你画雨后的彩虹（虽说是为小孩画的）你好象有点着急，你怕那些东西消失了，你要画下的写下的其实是时间。”

“啊，”她显然没有分辨的意思：“我画镜子，也许因为它象征青春，如果年华能倒流，如果一切能再来一次，我一定把每件事都记得，而不要忘记…”

“我仍然记得十九岁那年，站在北投家中的院子里，背后是高大的大屯山。脚下是新长出来的小绿草，我心里疼惜得不得了，我几乎要叫出来；‘不要忘记！不要忘记！’我是在跟谁说话？我知道我是跟日后

的‘我’说话，我要日后的我不要忘记这一刹！”

于是，另一个十九年过去，魔术似的，她真的没有忘记十九年前那一刹时的景象。让人觉得一个凡人那样哀婉无奈的美丽祝告恐怕是连天地神明都要不忍的。人类是如此有限的一种生物，人类活得如此粗疏懒慢，独有一个女子渴望记住每一刹间的美丽，那么，神明想，成全她吧！

连你的诗也是一样，象《悲歌》里：

今生将不再见你  
只为再见的  
已不是你  
心中的你已永不再现  
再现的只是些沧桑的  
日月和流年

《青春》里：

遂翻开那发黄的扉页  
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  
含着泪 我一读再读  
却不得不承认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而在《时光的河流》里：

啊 我至爱的 此刻  
从我们床前流过的  
是时光的河吗

“我真是一个舍不得忘记的人…” 她说。

（诚如她在《艺术品》那首诗中说的：是一件不朽的记忆，一件不肯让它消逝的努力，一件想挽回什么的欲

望。)

“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

“初中，从我停止偷抄二姐的作文去交作业的时候，我就只好自己写了。”

## 八 牧歌

记得初见她的诗和画，本能的有点趑趄犹疑，因为一时决定不了要不要去喜欢。因为她提供的东西太美，美得太纯洁了一点，使身为现代人的我们有点不敢置信。通常，在我们不幸的经验里，太美的东西如果不是虚假就是浮滥，但仅仅经过一小段的挣扎，我开始喜欢她诗文中独特的那种清丽。

在古老的时代，诗人“总选集”的最后一部分，照例排上僧道和妇女的作品，因为这些人向来是“敬陪末座”的。席慕蓉的诗龄甚短（虽然她已在日记本上写了半辈子），你如果把她看作敬陪末座的诗人也无不可，但谁能为一束七里香的小花定名次呢？它自有它的色泽和形状，席慕蓉的诗是流丽的、声韵天成的，溯其流而上，你也许会在大路的尽头看到一个蒙古女子手执马头琴，正在为你唱那浅白晓畅的牧歌。你感动，只因你的血中多少也掺和着“径万里兮度沙漠”的塞上豪情吧！

她的诗又每多自宋诗以来对人生的洞彻，例如：

离别后

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

永不老去

《乡愁》

又如：

爱 原来是没有名字的

在相遇前 等待就是它的名字

《爱的名字》

或如：

溪水急着要流向海洋  
浪潮却渴望重回土地

《七里香》

象这样的诗，或说这样的牧歌，应该不是留给人去研究或者反复笺注的。它只是，仅仅只是，留给我们去喜悦去感动的。

不要以前辈诗人的“重量级标准”去预期她。余光中的磅礴激健、洛夫的邃密孤峭、杨牧的雅洁深秀、郑愁予的潇洒妩媚，乃至管管的俏皮生鲜都不是她所能及的。但是她是她自己，和她的名字一样，一条适意而流的江河，你看到它的满满的洋溢到岸上来的波光，听到它滂沛的旋律，你可以把它看成一条一目了然的河，你可以没于其中，溷于其中，鉴照于其中，但至于那河有多深沉或多惆怅？那是那条河自己的事情，那条叫“西喇木伦”的河的自己的事情。

而我们，让我们坐下来，纵容一下疲倦的自己，让自己听一首从风中传来的牧歌吧！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卷一 七里香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  
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那弹箜篌的女子也是十六岁吗  
还是说 今夜的我  
就是那个女子



七里香

溪水急着要流向海洋  
浪潮却渴望重回土地

在绿树白花的篱前  
曾那样轻易地挥手道别

而沧桑的二十年后  
我们的魂魄却夜夜归来  
微风拂过时  
便化作满园的郁香

1979.8.

成熟

童年的梦幻褪色了  
不再是 只愿做一只  
长了翅膀的小精灵

有月亮的晚上  
倚在窗前的  
是渐呈修长的双手  
将火热的颊贴在石栏上  
在古长春藤的荫里  
有萤火在游

不再写流水帐似的日记了  
换成了密密的  
模糊的字迹  
在一页页深蓝浅蓝的泪痕里  
有着谁都不知道的语句

1959.8.18.

一棵开花的树

如何让你遇见我  
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为这  
我已在佛前 求了五百年  
求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

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  
长在你必经的路旁  
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  
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当你走近 请你细听  
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  
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  
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  
朋友啊 那不是花瓣  
是我凋零的心

1980.10.4.

## 古相思曲

只缘感君一回顾，使我思君暮与朝

——古乐府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

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那弹箜篌的女子也是十六岁吗

还是说 今夜的我

就是那个女子

就是几千年来弹着箜篌等待着的

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

就是在莺花烂漫时蹉跎着哭泣的

那同一个人

那么 就算我流泪了也别笑我软弱

多少个朝代的女子唱着同样的歌

在开满了玉兰的树下曾有过

多少次的别离

而在这温暖的春夜里啊

有多少美丽的声音曾唱过古相思曲

1979.7.

渡口

让我与你握别

再轻轻抽出我的手

知道思念从此生根  
浮云白日 山川庄严温柔

让我与你握别  
再轻轻抽出我的手  
年华从此停顿  
热泪在心中汇成河流

是那样万般无奈的凝视  
渡口旁找不到一朵可以相送的花  
就把祝福别在襟上吧  
而明日  
明日又隔天涯

1979.

祈祷词

我知道这世界不是绝对的好  
我也知道它有离别 有衰老  
然而我只有一次的机会  
上主啊 请俯听我的祈祷

请给我一个长长的夏季  
给我一段无瑕的回忆  
给我一颗温柔的心  
给我一份洁白的恋情

我只能来这世上一次 所以

请再给我一个美丽的名字  
好让他能在夜里低唤我  
在奔驰的岁月里  
永远记得我们曾经相爱的事

异域

于是 夜来了  
敲打着我十一月的窗  
从南国的馨香中醒来  
从回家的梦里醒来  
布鲁塞尔的灯火辉煌

我孤独地投身在人群中  
人群投我以孤独  
细雨霏霏 不是我的泪  
窗外萧萧落木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卷二 千年的愿望

总希望

二十岁的那个月夜

能再回来

再重新活那么一次

千年的愿望

总希望

二十岁的那个月夜

能再回来

再重新活那么一次

然而

商时风

唐时雨

多少枝花

多少个闲情的少女

想她们在玉阶上转回以后

也只能枉然地剪下玫瑰

插入瓶中

山月

我曾踏月而来

只因你在山中

山风拂发 拂颈 拂裸露的肩膀

而月光衣我以华裳

月光衣我以华裳

林间有新绿似我青春模样

青春透明如醇酒 可饮 可尽 可别离

但终我俩多少物换星移的韶华

却总不能将它忘记

更不能忘记的是那一轮月

照了长城 照了洞庭 而又在那夜 照进山林

从此 悲哀粉碎

化做无数的音容笑貌

在四月的夜里 袭我以郁香

袭我以次创春回的怅惘

回首

一直在盼望着一段美丽的爱

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把你舍弃

流浪的途中我不断寻觅

却没料到 回首之时

年轻的你 从未稍离

从未稍离的你在我心中

春天来时便反复地吟唱

那滨江路上的灰沙炎日

那丽水街前的一地月光

那清晨园中为谁摘下的茉莉

那渡船头上风里翻飞的裙裳

在风里翻飞 然后纷纷坠落

岁月深埋在土中便成琥珀  
在灰色的黎明前我怅然回顾  
亲爱的朋友啊  
难道鸟必要自焚才能成为凤凰  
难道青春必要愚昧  
爱 必得忧伤

给你的歌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  
永不停留 永不回头  
才能编织出华丽的面容啊  
不露一丝褪色的悲愁

我爱你只因你已远去  
不再出现 不复记忆  
才能掀起层层结痂的心啊  
在无星无月的夜里

一层是一种挣扎  
一层是一次蜕变  
而在蓦然回首的痛楚里  
亭亭出现的是你我的华年

邂逅

你把忧伤画在眼角



我将流浪抹在额头  
你用思念添几缕白发  
我让岁月雕刻我憔悴的手

然后在街角我们擦肩而过  
漠然地不再相识  
啊

亲爱的朋友  
请别错怪那韶光改人容颜  
我们自己才是那个化妆师

暮色

在一个年轻的夜里  
听过一首歌  
清冽缠绵  
如山风拂过百合

再渴望时却声息寂灭  
不见踪迹 亦无来处  
空留那月光沁人肌肤

而在二十年后的一个黄昏里  
有什么是与那夜相似  
竟尔使那旋律翩然来临  
山鸣谷应 直逼我心

回顾所来径啊

苍苍横着的翠微  
这半生的坎坷啊  
在暮色中竟化为甜蜜的热泪

月桂树的愿望

我为什么还要爱你呢  
海已经漫上来了  
漫过我生命的沙滩  
而又退得那样急  
把青春一卷而去

把青春一卷而去  
洒下满天的星斗  
山依旧 树依旧  
我脚下已不是昨日的水流

风清 云淡  
野百合散开在黄昏的山巅  
有谁在月光下变成桂树  
可以逃过夜夜的思念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 卷三 流浪者之歌

想你 和那一个  
夏日的午后  
想你从林深处缓缓走来  
是我含笑的出水的莲

#### 流浪者之歌

在异乡的旷野  
我是一滴悔恨的溶雪

投入山涧再投入溪河  
流过平原再流过大湖  
换得的是寂寞的岁月

在这几千里冰封的国度  
总想起那些开在南方的扶桑  
那一个下午又一个下午的  
金色阳光  
想起那被我虚掷了的少年时  
为什么不对那圆脸爱笑的女孩  
说出我心里的那一个字

而今日的我是一滴悔恨的溶雪  
在流浪的尽头化作千寻瀑布  
从痛苦撕裂的胸中发出吼声  
从南方呼唤

呼唤啊

我那失去的爱人

孤星

在天空里

有一颗孤独的星

黑夜里的旅人

总会频频回首

想象着 那是他初次的

初次的 爱恋

茉莉

茉莉好像

没有什么季节

在日里在夜里

时时开着小朵的

清香的蓓蕾

想你

好像也没有什么分别

在日里在夜里

在每一个

恍惚的刹那间

## 青春 之一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  
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  
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  
在那个古老的不再回来的夏日

无论我如何地去追索  
年轻的你只如云影掠过  
而你微笑的面容极浅极浅  
逐渐隐没在日落后的群岚

遂翻开那发黄的扉页  
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  
含着泪 我一读再读  
却不得不承认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 青春 之二

在四十五岁的夜里  
忽然想起她年轻的眼睛  
想起她十六岁时的那个夏日  
从山坡上朝他缓缓走来

林外阳光眩目  
而她衣裙如此洁白

还记得那满是茶树的丘陵  
满是浮云的天空  
还有那满耳的蝉声  
在寂静的寂静的林中

春蚕

只因 总在揣想  
想幻化而出时  
将会有绚烂的翼  
和你永远的等待

今生 我才甘心  
做一只寂寞的春蚕  
在金色的茧里  
期待着一份来世的  
许诺

夏日午后

想你 和那一个  
夏日的午后  
想你从林深处缓缓走来  
是我含笑的出水的莲

是我的 最最温柔  
最易疼痛的那一部分  
是我的 圣洁遥远  
最不可碰触的华年

极愿 如庞贝的命运  
将一切最美的在瞬间烧熔  
含泪成为永恒的模子  
好能一次次地 在千万年间  
重复地 种种种种复地  
嵌进你我的心中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卷四 莲的心事

我如何舍得与你重逢  
当只有在你心中仍深藏着的我的  
青春  
还如水般澄澈  
山般葱茏

莲的心事

我  
是一朵盛开的夏莲  
多希望  
你能看见现在的我

风霜还不曾来侵蚀  
秋雨还未滴落  
青涩的季节又已离我远去  
我已亭亭 不忧 亦不惧

现在 正是  
最美丽的时刻  
重门却已深锁  
在芬芳的笑靥之后  
谁人知我莲的心事

无缘的你啊  
不是来得太早 就是  
太迟

接友人书

那辜负了的  
岂仅是迟迟的春日  
那忘记了的  
又岂仅是你我的面容  
那奔腾着向眼前涌来的



是尘封的日 尘封的夜  
是尘封的华年和秋草  
那低首敛眉徐徐退去的  
是无声的歌  
无字的诗稿

晓镜

我以为  
我已经把你藏好了  
藏在  
那样深 那样冷的  
昔日的心底

我以为  
只要绝口不提  
只要让日子继续地过去  
你就终于  
终于会变成一个  
古老的秘密

可是 不眠的夜  
仍然太长 而  
早生的白发 又泄露了  
我的悲伤

短诗

当所有的亲人都感到  
我逐日的苍老  
当所有的朋友都看到  
我发上的风霜

我如何舍得与你重逢  
当只有在你心中仍深藏着的我的青春  
还正如水般澄澈  
山般葱茏

铜版画

若夏日能重回山间  
若上苍容许我们再一次的相见  
那么让羊齿的叶子再绿  
再绿 让溪水奔流  
年华再如玉

那时什么都还不曾发生  
什么都还没有征兆  
遥远的清晨是一张着墨不多的素描  
你从灰蒙拥挤的人群中出现  
投我以羞怯的微笑

若我早知就此无法把你忘记  
我将不再大意 我要尽力镂刻  
那个初识的古老夏日

深沉而缓慢 刻出一张  
繁复精致的铜版  
每一划刻痕我都将珍惜  
若我早知就此终生都无法忘记

传言

若所有的流浪都是因为我  
我如何能  
不爱你风霜的面容

若世间的悲苦 你都已  
为我尝尽 我如何能  
不爱你憔悴的心

他们说 你已老去  
坚硬如岩 并且极为冷酷  
却没人知道 我仍是你  
最深处最柔软的那个角落  
带泪 并且不可碰触

抉择

假如我来世上一遭  
只为与你相聚一次  
只为了亿万光年里的那一刹那  
一刹那那里所有的甜蜜和悲凄

那么 就让一切该发生的  
都在瞬间出现  
让我俯首感谢所有星球的相助  
让无与你相遇  
与你别离  
完成了上帝所作的一首诗  
然后 再缓缓地老去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 卷五 重逢

我并不是立意要错过  
可是 我一直都在这样做  
错过那花满枝桠的昨日 又要  
错过今朝

### 重逢 之一

灯火正辉煌 而你我  
却都已憔悴 在相视的刹那  
有谁听见 心的破碎

那样多的事情都已发生  
那样多的夜晚都已过去  
而今宵 只有月色  
只有月色能如当初一样美丽

我们已无法回头 也无法  
再向前走 亲爱的朋友  
我们今世一无所有 也再  
一无所求

我只想如何才能将此刻绣起  
绣出一张绵妹密密的画页  
绣进我们两人的心中  
一针有一针的悲伤 与  
疼痛

重逢  
之二

在漫天风雪的路上  
在昏迷的刹那间  
在生与死的分界前  
他心中却只有一个遗憾  
遗憾今生再也不能  
再也不能 与她相见

而在温暖的春夜里

在一杯咖啡的满与空之间  
他如此冷漠 不动声色地  
向她透露了这个秘密  
却添了她的一份忧愁  
忧愁在离别之后  
将再也无法 再也无法  
把它忘记

树的画像

当迎风的笑靥已不再芬芳  
温柔的话语都已沉寂  
当星星的瞳子渐冷渐暗  
而千山万径都绝灭了踪迹

我只是一棵孤独的树  
在抗拒着秋的到来

悲歌

今生将不再见你  
只为 再见的  
已不是你

心中的你已永不再现  
再现的 只是此沧桑的  
日月和流年

戏子

请不要相信我的美丽  
也不要相信我的爱情  
在涂满了油彩的面容之下  
我有的是颗戏子的心

所以 请千万不要  
不要把我的悲哀当真  
也别随着我的表演心碎  
亲爱的朋友 今生今世  
我只是个戏子  
永远在别人的故事里  
流着自己的泪

生别离

请再看  
再看我一眼  
在风中 在雨中  
再回头凝视一次  
我今宵的容颜

请你将此刻  
牢牢地记住 只为  
此刻之后 一转身

你我便成陌路

悲莫悲兮 生别离

而在他年 在

无法预知的重逢里

我将再也不能

再也不能 再

如今夜这般美丽

送别

不是所有的梦 都来得及实现

不是所有的话 都来得及告诉你

仇恨总要深植在离别后的心中

尽管 他们说

世间种种最后终必成空

我并不是立意要错过

可是 我一直都在这样做

错过那花满枝桠的昨日 又要

错过今朝

今朝仍要重复那相同的别离

余生将成陌路 一去千里

在暮霭里向你深深俯首 请

为我珍重 尽管 他们说

世间种种最后终必 终必成空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卷六 囚

明知道总有一日  
所有的悲欢都将离我而去  
我仍然竭力地搜集  
搜集那些美丽的纠缠着的  
值得为她活了一次的记忆

囚

流血的创口  
总有复合的盼望  
而在心中永不肯痊愈的  
是那不流血的创伤

多情应笑我 千年来  
早生的岂只是华发  
岁月已洒下天罗地网  
无法逃脱的  
是你的痛苦 和  
我的忧伤

无题

爱 原来就为的是相聚  
为的是不再分离

若有一种爱是永不能  
相见 永不能启口  
永不能再想起  
就好像永不能燃起的  
火种 孤独地  
凝望着黑暗的天空

艺术品

是一件不朽的记忆  
一件不肯让它消逝的努力  
一件想挽回什么的欲望

是一件流着泪记下的微笑  
或者 是一件  
含笑记下的悲伤

非别离

不再相见 并不一定等于分离  
不再通音讯 也

并不一定等于忘记

只为 你的悲哀已揉进我的  
如月色揉进山中 而每逢  
夜凉如水 就会触我旧日疼痛

如果

四季可以安排得极为黯淡  
如果太阳愿意  
人生可以安排得极为寂寞  
如果爱情愿意  
我可以永不再出现  
如果你愿意  
除了对你的思念  
亲爱的朋友 我一无长物  
然而 如果你愿意  
我将立即使思念枯萎 断落

如果你愿意 我将  
把每一粒种子都掘起  
把每一条河流都切断  
让荒芜干涸延伸到无穷远  
今生今世 永不再将你想起  
除了 除了在有些个  
因落泪而湿润的夜里 如果  
如果你愿意

让步

只要 在我眸中  
曾有你芬芳的夏日  
在我心中  
永存一首真挚的诗

那么 就这样忧伤以终老  
也没有什么不好

尘缘

不能像  
佛陀般静坐于莲花之上  
我是凡人  
我的生命就是这滚滚凡尘  
这人世的一切我都希求  
快乐啊忧伤啊  
是我的担子我都想承受  
明知道总有一日  
所有的悲欢都将离我而去  
我仍然竭力地搜集  
搜集那些美丽的纠缠着的  
值得为她活了一次的记忆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 卷七 彩虹的情诗

那么 我今天的经历  
又有些什么不同  
曾让我那样流泪的爱情  
在回首时 也不过  
恍如一梦

### 彩虹的情诗

我的爱人 是那刚消逝的夏季  
是暴雨滂沱  
是刚器过的记忆

他来寻我时 寻我不到  
因而汹涌着哀伤  
他走了以后 我才醒来  
把含着泪的三百篇诗 写在  
那逐渐云淡风轻的天上

焚

终于使得你

不再爱我  
终于 与你永别  
重回我原始的寂寞

没料到的是  
相逢之前的清纯  
已无处可寻  
而在我心中  
你变成了一把永远燃烧着的  
野火

错误

假如爱情可以解释  
誓言可以修改  
假如 你我的相遇  
可以重新安排

那么  
生活就会比较容易  
假如 有一天  
我终于能将你忘记

然而 这不是  
随便传说的故事  
也不是明天才要  
上演的戏剧  
我无法找出原稿

然后将你  
将你一笔抹去

悟

那女子涉江采下芙蓉  
也不过是昨日的事  
而江上千载的白云  
也不过 只留下了  
几首佚名的诗

那么 我今天的经历  
又有些什么不同  
曾让我那样流泪的爱情  
在回首时 也不过  
恍如一梦

最后的水笔

跋涉千里来向你道别  
我最初和最后的月夜  
你早已识得我 在我  
最年轻最年轻的时候  
你知道观音山曾怎样  
爱怜地俯视过我 而  
青春曾怎样细致温柔

而你也即刻认出了我  
当满载着忧伤岁月啊  
我再来过渡 再让那  
暮色溶入我沧桑热泪  
而你也了解 并且曾  
凝神注视那两只海鸥  
如何低飞过我的船头

逝者如斯啊 水笔仔  
昨日的悲欢将永不会  
为我重来 重来的我  
只有月光下这片郁绿  
这样孤独又这样拥挤  
藏着啊我所有的记忆

再见了啊我的水笔仔  
你心中有我珍惜的爱  
莫怨我恨我 更请你  
常常将年轻的我记起  
请你在海风里常回首  
莫理会世间日月悠悠

绣花女

我不能选择我的命运  
是命运选择了我

于是 日复以夜



用一根冰冷的针  
绣出我曾经炽热的  
青春

## 暮歌

我喜欢将暮未暮的原野  
在这时候  
所有的颜色都已沉静  
而黑暗尚未来临  
在山冈上那丛郁绿里  
还有着最后一笔的激情

我也喜欢将暮未暮的人生  
在这时候  
所有的故事都已成型  
而结局尚未来临

我微笑地再作一次回首  
寻我那颗曾彷徨凄楚的心

## 画展

我知道  
凡是美丽的  
总不肯 也  
不会

为谁停留

所以 我把

我的爱情和忧伤

挂在墙上

展览 并且

出售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卷八 隐痛

一个从没见过的地方竟是故乡

所有的知识只有一个名字

在灰暗的城市里我找不到方向

父亲啊母亲

那名字是我心中的刺

隐痛

我不是只有 只有

对你的记忆

你要知道

还有好多好多的线索

在我心底

可是 有些我不能碰

一碰就是一次

锥心的疼痛

于是

月亮出来的时候

只好揣想你

微笑的模样

却绝不敢 绝不敢

揣想 它 如何照我

塞外家乡

高速公路的下午

路是河流

速度是喧哗

我的车是一支孤独的箭

射向猎猎的风沙

（他们说这高压是从内蒙古来的）

衬着骄阳 顺着青草的呼吸

吹过了几许韶华

吹过了关山万里

（用九十公里的速度能追得上吗）

只为在这转角处与我相遇使我屏息

呼唤着风沙的来处我的故乡  
遂在疾驰的车中泪满衣裳

乡愁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  
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

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  
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

离别后  
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  
永不老去

植物园

七月的下午  
看完那商的铜 殷的土  
又来看这满池的荷  
在一个七月的下午

荷叶在风里翻飞  
像母亲今天的衣裳  
荷花温柔地送来  
她衣褶里的暗香

而我的母亲仍然不快乐  
只有我知道是什么缘故  
唉  
美丽的母亲啊  
你总不能因为它不叫作玄武你就不爱这湖

命运

海月深深  
我窒息于湛蓝的乡愁里  
雏菊有一种梦中的白  
而塞外  
正芳草离离

我原该在山坡上牧羊  
我爱的男儿骑着马来时  
会看见我的红裙飘扬  
飘扬 今夜扬起的是  
欧洲的雾  
我迷失在灰黯的巷弄里  
而塞外  
芳草正离离

出塞曲

请为我唱一首出塞曲  
用那遗忘了的古老言语

请用美丽的颤音轻轻呼唤

我心中的大好河山

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

谁说出塞子歌的调子都太悲凉

如果你不爱听

那是因为歌中没有你的渴望

而我们总是要一唱再唱

想着草原千里闪着金光

想着风沙呼啸过大漠

想着黄河岸啊 阴山旁

英雄骑马啊 骑马归故乡

长城谣

尽管城上城下争战了一部历史

尽管夺了焉支又还了焉支

多少个隘口有多少次的悲欢啊

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

踌躇在荒莽的山巅

冷眼看人间恩怨

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

写你不能成篇

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

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

有你千年的面容

有你的云 你的树 你的风

敕勒川 阴山下

今宵月色应如水

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

流进我不眠的梦中

狂风沙

风沙的来处有一个名字

父亲说儿啊那就是你的故乡

长城外草原千里万里

母亲说儿啊名字只有一个记忆

风沙起时 乡心就起

风水落时 乡心却无处停息

寻觅的云啊流浪的鹰

我的挥手不只是为了呼唤

请让我与你们为侣 划遍长空

飞向那历历的关山

一个从没见过的地方竟是故乡

所有的知识只有一个名字

在灰暗的城市里我找不到方向

父亲啊母亲

那名字是我心中的刺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 卷九 美丽的时刻

他给了我整片的星空  
好让我自由地去来  
我知道 我享有的  
是一份深沉宽广的爱

美丽的时刻

给H·P

当夜如黑色锦缎般  
铺展开来 而  
轻柔的话语从耳旁  
甜蜜地缠绕开来  
在白昼时  
曾那样冷酷的心  
竟也慢慢地温暖起来

就是在这样一个  
美丽的时刻里  
渴望  
你能  
拥我



入怀

新娘

爱我 但是不要只因为  
我今日是你的新娘  
不要只因为这薰香的风  
这五月欧洲的阳光

请爱我 因为我将与你为侣  
共度人世的沧桑

眷恋该如无边的海洋  
一次有一次起伏的浪  
在白发时重温那起帆的岛  
将没有人能记得你的一切  
像我能记得的那么多 那么好

爱我 趁青春年少

伴侣

你是那疾驰的箭  
我就是你翎旁的风声  
你是那负伤的鹰  
我就是抚慰你的月光  
你是那昂然的松

我就是缠绵的藤萝

愿

天

长

地

久

你永是我的伴侣

我是你生生世世

温柔的妻

时光的河流

——谁说我们必须老去，必须分离

可是 我至爱的

你没有听见吗

是什么从我们床前

悄悄地流过

将我惊起

黑发在雪白的枕上

你年轻强壮的身躯

安然地熟睡在我身旁

窗内你是我终生的伴侣

窗外 月明星稀

啊 我至爱的 此刻

从我们床前流过的

是时光的河吗  
还是 只是暗夜里  
我的恶梦 我的心悸

他

他给了我整片的星空  
好让我自由地去来  
我知道 我享有的  
是一份深沉宽广的爱

在快乐的角落里 才能  
从容地写诗 流泪  
而日耀的园中  
他将我栽成 一株  
恣意生成的蔷薇

而我的幸福还不止如此  
在他强壮温柔的护翼下  
我知道 我很知道啊  
我是一个  
受纵容的女子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 后记 一条河流的梦

一直在被宠爱与被保护的环境里成长。父母辛苦地将战乱与流离都挡在门外，竭力设法给了我一段温暖的童年，使我能快乐地读书、画画、做一切爱做的事。甚至，在我的婚礼上，父亲也特地赶了来，亲自带我走过布鲁塞尔老教堂里那长长的红毯，把我交给我的夫君。而他也明白了我父亲的心，就把这个继续宠爱与保护我的责任给接下来了。

那是个五月天，教堂外花开得满树，他给了我一把又香又柔又古雅的小苍兰，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因此，我的诗就为认识我们朋友间一个不可解的谜了。有人说：你怎么会写这样的诗？或者：你怎么能写这样的诗？甚至，有很好的朋友说

“你怎么可以写这样的诗？”

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一直相信，世间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爱情：绝对的宽容、绝对的真挚、绝对的无怨、和绝对的美丽。假如我能享有这样的爱，那么，就让我的诗来作它的证明。假如在世间实在无法找到这样的爱，那么，就让它永远地存在我的诗里，我的心中。

所以，对于写诗这件事，我一直都不喜欢做些什么解释。只是觉得，如果一天过得很乱、很累之后，到了晚上，我就很想静静地从下来，写一些新的或者翻一翻以前写过的，几张唱片，几张稿纸，就能度过一个很安适的夜晚。乡间的夜潮湿而又温暖，桂花和茉莉在廊下不分四季地开着，那样的时刻，我也不会忘记。

如果说，从十四岁开始正式进入艺术科系学习的绘画是我终生投入的一种工作，那么，从十三岁起便在日记本上开始的写诗就是我抽身的一种方法了。两者我都极爱。不过，对于前者，我一直是主动地去追求，热烈而又严肃地去探寻更高更深的境界。对于后者，我却从来没有刻意地去做过什么努力，我只是安静地等待着，在灯下，在芳香的夜晚，等待它来到我的心中。

因此，这些诗一直是写给我自己看的，也由于它们，才使我看到自己。知道自己正处在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刻，所有繁复的花瓣正一层一层地舒开，所有甘如醇蜜、涩如黄连的感觉正交织在我心中存在。岁月如一条曲折的闪着光的河流静静地流过，今夜为二十年前的我心折不已，而二十年后再回顾，想必也会为此刻的我而心折。

我的蒙古名字叫做穆伦，就是大的江河的意思，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如果所有的时间真的如江流，那么，就让这些年来的诗成为一条河流的梦吧。

感谢所有使我的诗能辑印成册的朋友。请接受我最诚挚的谢意。而晓风在那样忙碌的情况之下还肯为我写序，在那样深夜的深谈之后，我对她已不止是敬意而已了。

一九八一年六月写于多雨的石门乡间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